

20世纪心理学通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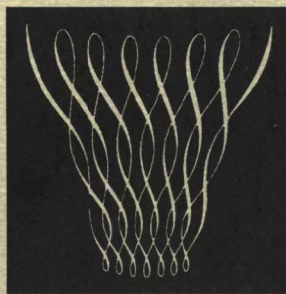
系统心理学：绪论

Psychology

Systematic Psychology: Prolegomena

[英] 爱德华·B·铁钦纳 著

李 丹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 世纪心理学通览

系统心理学：绪论

Psychology

Systematic Psychology: Prolegomena

【德】爱德华·B·特林纳 著

廖丹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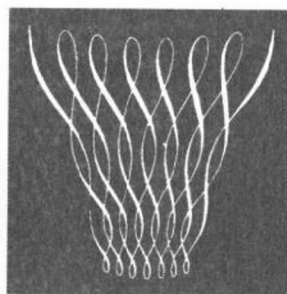
20世纪心理学通览

系统心理学：绪论

Systematic Psychology: Prolegomena

[英] 爱德华·B·铁钦纳 著

李 丹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系统心理学:绪论/(英)铁欣纳著;李丹译.—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8
(20世纪心理学通览)
书名原文:Systematic Psychology: Prolegomena
ISBN 7-5338-2342-7

I.系... II.①铁...②李... III.心理学—研究
IV.B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1273 号

责任编辑:王晴波

封面设计:池长尧

20 世纪心理学通览

系统心理学:绪论

[英]爱德华·B·铁钦纳 著

李 丹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印数 1—32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875 插页 4 字数 150 000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8-2342-7/B·3 定价:1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20 世纪心理学通览”序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相当的年轻,但其源起,却可溯及人类思想的萌芽期。18 世纪之前的心理学思想,散见于古希腊和中国哲学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官能心理学家、科学革命时期的机械论者等著述之中。到了 18~19 世纪,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若干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包括联想主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进化论、科学边缘的研究和实验生理学等,加速驱动着心理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为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提供了基础。然而,心理科学的真正发展则是在 20 世纪。回顾一下心理科学在这百年间所取得的成果,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心理科学自身的地位和作用,为今天的研究提供比较的范本,而且可以为 21 世纪心理科学的基本走向提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促使心理科学更加健康地发展。我们出版“20 世纪心理学通览”的目的就在于此。

20 世纪的心理学出现了不少流派,成立了许多学术组织,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文献,影响十分广泛。“通览”以 20 世纪心理学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派、一家、一人、一说为选题原则,涉及到的流派有元素主义、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策动学说、格式塔原理、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历史学派、认知理论、人本主义等。有些学派还可进一步分成若干家系。从每一流派或家系中有所侧重地选出一位创始人或代表人物的学说,从中



可以看到这些学说对 20 世纪心理学发展的影响,以及它们自身的地位和成就。当然,有些学说所属流派的划分并非十分严格,只能以思想观点大体相近为依据而暂时归入一个流派的名义之下。至于一些跨派别的学术著述,则根据其侧重的研究内容和方向,相应地归入人格、测量、人与社会等类别。

在“通览”中,每本译作都附有译序,旨在对倡导某一学说的代表人物及其学说在 20 世纪心理学中的地位、影响和价值做一基本的阐释,以说明为什么选择该书的理由。至于译序中对历史上同一具体问题的看法,译者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差异,对此,难以强求一律。译序中的观点和结论由译者本人负责。此外,由于同一术语和概念在不同作者和不同时期的学说中表达的意思并非完全相同,所以,专业术语或概念的译名可能不尽一致,甚至同一人名译名,除约定俗成的外,也有可能不统一。对此,在主要术语和所有人名后都附有外文原文,以便读者辨析。

由于资料来源、外国语种、“通览”规模等方面的局限,加之我们经验的缺乏,所收的流派还不够全面;由于授权有先后,译作有快慢,很难依照流派活跃的年代、著述发表的年份、流派本身的结构、流派之间的关系等,有顺序、分类别地出版这部“通览”。对这些不足,我们将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适时地调整。对于这部“通览”为什么选定这位代表人物而不是那位代表人物,为什么收入某位代表人物的这部著述而不是那部著述等问题,读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来自各方的意见或建议,我们表示真诚的欢迎和感谢。

浙江教育出版社

中文版译序

铁钦纳(1867~1927)是一位代表德国心理学传统的美籍英国心理学家。他出生于英国南部一个没落的老式家庭。他先是求学于莫尔文学院,后升入牛津大学布拉斯诺学院学习哲学和生理学,在那里受到英国经验主义和联想主义的影响。1890年,铁钦纳前往德国莱比锡,成为冯特的学生,在那儿结识了屈尔佩、墨伊曼、安吉尔等一大批心理学界的名家。1892年,他受聘美国康奈尔大学主持弗兰克·安吉尔一年前刚创设的该大学心理实验室的工作。从此以后,他毕终身于康奈尔,在那里整整生活了35年。

在康奈尔的35年中,铁钦纳为了使心理学在美国具有稳固的基础,翻译了一些重要的德文著作,如屈尔佩的《心理学大纲》、《哲学引论》,冯特的《人和动物》、《伦理学》以及《生理心理学》第五版的一部分。铁钦纳像他的老师冯特一样是一个多产的作者,发表的作品多达216种,其中主要的著作包括:《心理学大纲》(1896)、《心理学入门》(1898)、《心理学教科书》(1909~1910)等。他的巨著是4卷本的《实验心理学:实验纲要》,出版于1901~1905年间。在此书中,他表达了这样一种动机,那就是要将心理学建设成一门新科学,与物理学、生物学比肩而立。铁钦纳的最后一部著作便是这本《系统心理学》,依其学生的想

象,这应该是一部可与冯特的《生理心理学》相媲美的心理学巨著,但因铁钦纳于1927年病逝而未能完成,后由他的学生韦尔德将他在1921~1922年间发表的论文集结成完整的一卷,以《系统心理学:绪论》(1929)的书名刊印出版。在此书中,铁钦纳着重探讨了科学心理学的定义问题和科学心理学的题材问题,特别是对意动学派和机能学派各个心理学家的观点作了介绍和评论,读者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

铁钦纳是构造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他的体系和他的实验研究可以说是继承了冯特的心理学精粹。铁钦纳认为,一切科学的对象都是经验,物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不依赖于个体的客观存在的经验,生物学研究的对象是依赖于物理环境的客观存在的经验,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则是依赖于个体神经系统的客观存在的经验。铁钦纳这种关于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想法和冯特所说的心理学研究直接经验、自然科学研究间接经验的想法并无本质的区别,只是在表达上他接受了阿芬那留斯的依存经验和独立经验说的影响。

铁钦纳主张心理学是“心灵的科学”,应该只研究心理内容自身,研究它的实际存在,不去讨论它的意义或功用。他之所以反对机能主义,就在于他认为机能主义只是心理技术,是心理学的应用,而不是心理学本身。机能心理学虽然有用,必须建立在构造心理学的基础上。对他来说,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一般正常人的心灵,动物、儿童、精神病患者都不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心理学关心的是普遍的心灵,而不是个别的心灵。这样一种观点无疑使心理学的研究陷入过于狭隘的境地,也是后来的构造主义走下坡路的主要原因。铁钦纳认为,作为心灵科学的心理学有三重任务:首先是把意识经验分析为最简单的元素;其次是确定这些元素之间联系的规律;最后是详细描述心灵和神经系

统之间的联系。

铁钦纳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第一项工作上——确定构成心灵的要素。铁钦纳认为意识经验可以通过内省分析为三种基本的元素：感觉、意象和感情。感觉是知觉的基本元素，包括声音、光线、味道等经验，它们实际上是由当时环境的物理对象引起的。意象是观念的元素，可以在想象或在当时实际不存在的经验中找到，例如“望梅止渴”便是一种意象。感情是情绪的元素，表现在爱、恨、忧愁等经验中。在这一分析过程中，铁钦纳把自己对心理学的研究界定为“构造主义”。铁钦纳首次使用这一术语是在 1898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在这篇论文里，他把“构造心理学的假设”与机能主义者——约翰·杜威和富兰克、安吉尔等人的研究相对照，这些机能心理学家反对人类经验的元素概念。

为了研究心灵的构造，铁钦纳意识到心理学必须做所有科学都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必须对它的题材进行描述。我们必须根据所观察的事实对心理过程进行直接的描述。铁钦纳认为大多数物理学的、常识的观察毫无价值，因为它们通常是不精确的，总存在所谓的“刺激错误”，它们是对物理事件本身的描述，而不是对由这些事件导致的心理经验的描述。例如，做两点阈限的实验，被试可以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心理学的观点，只注意感觉自身是一点或两点，不要由感觉去推测是什么东西的尖端在触碰皮肤。另一种是物理学或常识的观点，注意某种刺激物的一点或两点在触碰皮肤。前种观察是心理学所要研究的经验，而后种观察就是注意到了被观察的对象，误以刺激为感觉了。

铁钦纳的构造主义心理学旗下聚集着一批忠实的弟子，他们忠实地代表着这个学派的保守传统。铁钦纳在实验室中培养了众多的学生，在 1894 ~ 1927 年间共有 58 名学生从他那里取得

了博士学位。其中,《实验心理学史》一书的作者——1928年美国心理学会主席波林称得上是最著名的学生。像冯特一样,铁钦纳限定他的学生应该研究的问题、应该使用的方法,确信他和他的学生在康奈尔实验室里进行的是“真正”的心理学研究。他们的研究与在美国发展起来的芝加哥机能主义心理学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引发了构造主义和机能主义的一次又一次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方法、研究的功用等方面。两派之争直至铁钦纳逝世以后,方才慢慢平息下来。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铁钦纳最坚持冯特的心理学传统,也最好辩;另一方面则因为1930年以后的芝加哥心理学在美国已为多数心理学家所接受,无须再为自己的合法地位而争论不休了。铁钦纳为之奋斗一生的构造主义由此走向没落。

铁钦纳在心理学史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他是心理学早期的一个重要人物,有时被看作心理学的缔造者之一。他把心理学严格的实验研究手段带到美国,被人称为“美国经验心理学前辈”。铁钦纳对心理学主要有两大贡献,其一是他所著的《实验心理学》一书“帮助加速了作为心理训练组成部分的实验室的合法化,因此有助于加快心理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进程,有助于心理学发展成为如今这副模样。”(Evans, 1979)其二是他在《美国心理学杂志》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这份杂志是霍尔(G. S. Hall)在1887年创刊的,并由他主编到1920年,铁钦纳从1895到1920年担任杂志副主编,1921年接任主编,直到1925年。铁钦纳自己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报告、书评、对冯特著述的重新描述和翻译,以及有关心理学的评论和反思。此外,铁钦纳也在《科学》和《自然》等其他杂志上发表文章。

铁钦纳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变得日益退缩,既退出了大学生活,也退出了心理学界,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古钱币的收藏

和研究,并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在他去世前几年,心理学正以他无法接受的方式变化着,机能主义和行为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它们都不是他的研究方向,铁钦纳决不相信它们是心理学。铁钦纳的心理学形成并定型于他和冯特在一起的两年时间里,尽管他在美国生活了 35 年,但他决不是美国心理学的一份子,而一直是康奈尔大学的一位冯特主义者。正如凯勒 (Fred. S. Keller) 所说,铁钦纳是“出生在英国,具有德国人气质的美国居民”。

尽管铁钦纳的构造主义心理学体系没能得到继续的发展,更新的,也更具可塑性的心理学流派取代了它,但他在康奈尔实验室的研究,他的许许多多具有独到见解的论著,他把心理学传统引进美国所作出的种种努力,给心理学界的后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承担《系统心理学:绪论》一书的译事之初,我并没有估计到这本薄薄的论著的翻译工作会是如此艰难,有时常常要花几个小时去琢磨某一句话的意思,书中大量的脚注、大量掺杂其间的德文更增添了翻译的难度。历时近一年,方才完成了全书的翻译,我在惊叹铁钦纳运用文字的随意自如的同时,也感叹自己知识的浅薄。译书中难免不尽妥当之处,还望心理学界的同仁给予批评指正。

本书共分四个部分,其中的第一章由范传伟翻译,第二章由刘振中翻译,我翻译了导言和第三章,但全部译文由我逐字逐句做了统校。这本书的翻译能得以顺利完成,与我的导师李伯黍教授,我的学长岑国桢教授给予的悉心帮助是分不开的,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李 丹

目 录

“20 世纪心理学通览”序	1
中文版译序	1
导 言 布伦塔诺和冯特:经验和实验心理学	1
第一章 科学	17
第二章 心理学的定义:观点	61
第三章 心理学的定义:题材	106

导 言

布伦塔诺和冯特:经验和实验心理学*

§ 1. 布伦塔诺和冯特

1874年出版的两本书对于现代心理学的发展有着无以伦比的作用。其作者布伦塔诺和冯特正处在人生的鼎盛时期,享有很高的声誉,作为研究者,他们对研究有着火一般的热情,作为教师,他们拥有影响年轻心灵的卓越才能,他们又是能与策勒(Zeller)和赫尔姆霍茨(Helmholz)一流人交锋的善辩者。然而,人们在他们之间难以找到任何知识分子间亲密关系的迹象;人们也很难发现他们俩无论是在意向还是在结果方面所存在着的较大分歧。由于他们所做的工作确定了心理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因此心理学乐于承认受到他们俩的恩惠。虽然心理学学者个人的得益也是双倍的,但是他们仍需在布伦塔诺和冯特之间作出这一个或另一个的选择,没有中间的选择。^[1]

弗朗兹·布伦塔诺最初是一名普通的神学研究者。1867年

* 在《美国心理学杂志》1921年,第32卷中以这个题目发表,没有“导言”这个词,却有下面一段注:“下面这些文字是对我的工程浩大的系统心理学第1卷的介绍,当我进行这些写作时,布伦塔诺和冯特仍然活着,布伦塔诺在1917年3月17日死于苏黎世,冯特在1920年8月31日死于莱比锡(Leipsic).”

他发表了一份阐述中世纪教会哲学史的大纲,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个阶段学说,^[2]文中的观点和他30年后发表的这篇文章同样鲜明而尖锐。然而,他的学术兴趣迟早要集中到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的哲学上,他通过对有关灵气(*the De Anima*)所做的深入细致的研究而接近了心理学,他采纳了亚里斯多德的方法作为自己的科学研究方法。遗憾的是,我们只能拥有他的《心理学》第1卷,因为布伦塔诺似乎总是更愿说而不愿写。但是这一卷如同他已经发表的其他著作和文章一样,其本身是完整的,是他的成熟思想的完美表达。威廉·冯特原先是一位生理学家,致力于神经和肌肉的特殊现象的研究。1862年,他在感官—知觉(sense-perception)理论方面的探索,奠定了“实验心理学”(这个术语现在首次以印刷形式出现)^[3]的基础。由于没有适当的准备,他就转向了对心灵的研究。在此他犯了一个错误,每一位理科学生都能察觉到这个错误。这个错误也就是,假定心理学不过是一门应用学科。这一错误在紧接着这本专著之后出版的一部有关人类和动物心理学的普及读物中又被重复。到了1874年,他已经明确放弃了这种早期的关于心理学的概念,而把心理学看成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但他仍然坚持心理学是通过神经系统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才走到这一步的。

通过对两位心理学家所研究的内容和方式的简单概括,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人把他的“孤独沉思的时光”奉献给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时,另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孜孜不倦地工作,为后来实验科学的诞生作出了贡献。他们两位都是哲学教授,其研究涉及哲学的各个不同方面。然而,如果我们据此认定他们所研究的心理学,即他们恰好在同一年里发表的心理学,仅仅代表他们哲学家历史中的一段插曲,即使把它称作主要插曲,也是错误的。相反,对他们来说,心理学已经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将支

陪着他们进一步的思考。30年之后,冯特将完成他的多卷本著作,百科全书式的民族心理学(folk-psychology),布伦塔诺也决不会放弃以后的著书立说,或许将来会有一本发生心理学(genetic-psychology)作为他老年研究生涯的硕果。

§ 2. 相似性

如果我们首先注意到两个体系之间的相同点,那么我们就能够较好地理解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种选择的实质。因为即使在1874年,心理学也没有糟到布伦塔诺和冯特总存有分歧的地步。他们都认为心理学在科学伙伴中处于重要的地位,逻辑意义上优先于自然科学。^[4]他们一致认为心理学可以取消物质的概念,而局限于对现象的解释。^[5]他们拒绝把无意识作为解释心理现象的一个原则。^[6]他们用实质上相同的术语定义整个意识。^[7]就这些一致性来说,尽管一致性大多是一种形式,尽管在对赫尔巴特(Herbart)的反应上,两者存在不少相反的观点,然而,这些论述还是表明了他们的普遍观点。在本质方面两人也存在一致性,只是由于彼此侧重点不同,导致我们对作者认识上的差异。比如,我们发现布伦塔诺最终涉及心理学的一般方法时,尽力把内部的知觉与内在的观察区分开来;而冯特则把内在的观察看成理所当然的,详细描述的是那些列入实验步骤的特定程序。^[8]我们发现冯特花很多时间研究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Fechnerian psychophysics),把心理物理的规律看作是普遍的心理规律;而布伦塔诺只是偶尔从批评的角度提及费希纳的研究工作。^[9]差异是惊人的,但在差异的背后存在的是有关心理学题材的一致性。甚至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即一本书强调的正是另一本书所忽视的问题时,差异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不一致。我们再次发现,有关人死了以后灵魂(mental life)是否继续“永

存”(immortality)的问题,布伦塔诺视为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心理物理学的首要问题,而冯特却不置可否;相反,布伦塔诺也不探讨冯特看来是基本的注意(attention)问题。然而,冯特在他早期的论著中,已经接触过灵魂永存的问题,布伦塔诺也清楚地认识到注意问题的存在,虽然(如我们可能假设的)他已经把注意问题的讨论放在他的第2卷书中。^[10]

所以在这两本书出版的当年就读过它们的心理学界人士,如果他对作者的自然发展趋势作过留有余地的评价,那么他就有理由对心理科学的未来抱有信心,我们这些较明了地看到他们之间差异的人,仍然希望主要的问题会在共同点上产生,可以在共同的立场上理解主要的问题,以短兵相接的方式来决一雌雄。

§ 3. 差异

布伦塔诺给他的书取名为“经验观点的心理学”(psychology from the empirical standpoint),冯特在书的扉页写上“生理心理学”(physiological psychology),在书的内容中却提议用“实验心理学”(experimental psychology)。^[11]形容词并不能对我们有多大帮助,因为所有的实验心理学都是广义的经验,而狭义的经验心理学仍可能求助于实验。为了显示两本书的真正区别,即贯穿全书的结构和内容上的区别,我们在这个部分需涉及一些既熟悉又清晰的术语;获得专业性术语和定义的时候还未到来。我们可能说,作为最初的相似之处,布伦塔诺的心理学基本上是思辨性的,冯特的心理学基本上是描述性的。

布伦塔诺在最后讨论方法问题时,谈到赞成亚里斯多德所运用的赞成(aporiae)、疑问(difficulties)和反对(objections)的方法,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一个主体,在意见与意见之间,论

据与论据之间进行权衡,直到通过方方面面的比较得出一个合情合理的结论。^[12]一般说来,这就是他自己的工作方式。他极少而且只在一般术语上求助于观察的事实。他的做法就是找出其他心理学家所说的话,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严密周全的研究,这样通过筛选的过程,最后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明确的主张。此时这一基础工作已经明确了布伦塔诺的信条,虽然它可能是新奇的,表面看来又是必然的事实。我们以为已经充分考虑到这种情况下的各个可能性,得出了一个理性的结论。如果出于良心上的考虑,继续推断和检验,我们仍然事先确信在这个体系中每一件事都会互相配合得很好。极少数的观点可能需要扩展,甚至要按照进一步的赞成(*aporiae*)进行修改,但整个说明还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3]因此,许多学者根据作者的写作目的判断他是成功的,不是布伦塔诺的心理学,也不是一个民族的心理学,而是心理学,这是不足为奇的。^[14]

相反,冯特的书产生于观察的事实、解剖的事实、生理的事实、心理物理和心理实验的结果。它的导言简短到近乎草率,印刷精美的段落里充塞着对心理学理论的批评,而所有的意图(*intention*)与目的(*purposes*)是一系列的附录。书中确实存在大量的值得争论之处,在某些缺少事实的地方,不仅进行大量的解释,而且用假设来弥补事实之不足;如果第一位生理学家已经弄错了感官知觉的问题,人们一定会认为他具有较好的思维方式。总之,实验心理学这门新学科必须对它的姐姐们作出无畏的样子。^[15]争论依然总是次要的,或者说是暂时性的,所以这本书作为一个整体给人留下不完整的印象,是可以进一步改进的初稿,改进需要以完成更多的工作(以及提出大量进一步工作的建议)^[16]为基础。因此,这不是意外,而是直接反映了进行此项研究工作的作者的思想,布伦塔诺的著作仍然保持老样子,而冯特